





詩源辨體卷之五 晉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鍾嶸云。陸機字士衡為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陽張協為輔。皆當時所

宗尚故拾太冲而言其品第見後愚按建安五言再流而為太康然建

安體雖漸入敷敘語雖漸入構結猶有渾成之氣至陸

士衡諸公則風氣始漓其習漸移故其體漸併偶語漸

雕刻而古體遂清矣此五言之再變也下流至謝靈運諸公五言

又云建安以後陵遲衰微迄於太康諸子勃爾復興踵

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予謂以太康較魏

末則為中興以建安視太康實為再變知此則永嘉以



言涉苑骨  
後可類推矣

永嘉詩說見郭景純後

五言自漢魏至陳隋自初盛至晚唐其變有漸。正由風氣漸衰。習染相因耳。至李杜韋柳以及元和諸公。方可謂自立門戶也。今之輕進自喜者。謂漢魏六朝唐人之詩皆自立門戶。此雖一己之偏。實未知其變之有漸耳。試以予說求之。當一一有證。非矯強附會也。

子建仲宣四言雖是詞人手筆。實雅體也。(至二陸安仁則

多以碑銘為詩矣。胡元瑞云。說者謂五言之變。昉於潘

陸。不知四言之亡。亦晉諸子為之也。(已上元

瑞語  
(下至顏延

三百篇有觀閔既多。受侮不少。發彼小豕。殪此大兕。

十九首有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青青河畔草。鬱

鬱園中柳。曹子建有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秋

蘭被長阪。朱華冒綠池。等句。皆文勢偶然。非用意俳

偶也。用意俳偶。自陸士衡始。王元美直謂俳偶之語。毛

詩已有之。豈以三百篇亦後世詞人才子流耶。又或以

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斯。雨雪霏霏。為扇對。

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為蹉對。大堪撫掌。

士衡五言如贈從兄。贈馮文罷。代顧彥先婦。等篇。體尚委

婉。語尚悠圓。但不盡純耳。至如從軍行。飲馬長城窟。門



有車馬客。苦寒行。前緩聲歌。齊謳行。等。則體皆敷敘。語皆構結。而更入於俳偶雕刻矣。中如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淑氣與時隕。餘芳隨風捐。男歡智傾愚。女愛衰避妍。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規行無曠跡。矩步豈逮人。等句。皆俳偶雕刻者也。

士衡五言。如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驚飈騫反信。歸雲難寄音。飛閣纓虹帶。層臺冒雲冠。和風飛虛。

鮮雲垂薄陰。夏條集鮮藻。寒水結衝波。遺芳結飛飈。浮影映清湍。等句。斯可稱工。至如迴渠遶曲陌。通波扶直阡。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絃。盛門無再入。衰房莫苦開。等句。則傷於拙矣。工則易傷於拙。耳士衡五言。俳偶雕刻。漸失渾成之氣。而聲韻麤悍。復少溫厚之風。如逍遙春王囿。躑躅千畝田。迴渠遶曲陌。通波扶直阡。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沉。肆目眇弗及。緬然若雙潛。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等句。皆聲韻麤悍者也。又見太冲論中。



詩源辨體 卷之三  
三  
士衡樂府五言體製聲調與子建相類而俳偶雕刻愈失其體時稱曹陸爲乖調是也昭明錄子建士衡而多遺漢人樂府似不能知

陸士衡謝靈運謝惠連樂府七言燕歌行各一篇較之子桓體製聲調亦不甚殊未可稱變也

陸士衡五言體雖漸入俳偶語雖漸入雕刻其古體猶有存者至潘安仁金谷河陽懷縣悼亡等作則更傷冗漫而古體散矣孫興公謂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陳繹曾亦謂潘質勝於文有古意何耶

安仁五言如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

秀陵喬。欸如敲石火。瞥若截道颺。福謙在純約。害

盈由矜驕。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悲懷感物來。

泣涕應情隕。等句皆俳偶雕刻者也。至如川氣冒山

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湄。游魚動圓波。春風緣隙

來。晨雷承簷滴。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等句亦

頗稱工。而拙句則無矣。

左太冲名思五言詠史。出於班孟堅。王仲宣。而氣力勝之。張

景陽五言雜詩。出於十九首。二曹。而淳古弗逮。然華彩

俊逸。實有可觀。鍾嶸謂景陽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

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蔥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塵



豐不倦。此論甚當。滄浪詩評止稱太沖而不及景陽。未免為過耳。

左太沖淳樸渾成。張景陽華彩俊逸。景陽如房櫳無行迹。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浮陽映翠林。迴歛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等句皆華彩俊逸者也。太沖如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等句皆淳樸渾成者。

左太沖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以全篇觀。自見。

王元美云。太沖綽有兼人之語。但大不雕琢。愚按太沖如

皓天舒白日。一篇無一字不精鍊。至貴者雖自貴視之。

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干鈞。等句。是太不雕琢也。

方之士衡。其過不及之分歟。太沖為過。士衡為不及。此敦本之論。若雕刻之於冗

濫則雕刻為過。冗濫為不及矣。

陸士衡聲多麤悍。左太沖語多訐直。馮元成謂詩至左陸而敦厚失信哉。

陸士衡潘安仁張景陽五言。其體漸入俳偶。而陸潘語并入雕刻。景陽亦間有之。左太沖雖畧見俳偶。却有渾成。



言沈寤骨 卷之五 五三九 定本  
之氣。劉勰謂四子采縛於正始，力柔於建安，則似無分別。

嚴滄浪云：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予嘗爲四家品第。太沖渾成獨冠，士衡雕刻傷拙，而氣格猶勝。景陽華彩俊逸，而氣稍不及。安仁體制既亡，氣格亦降。察其才力，實在士衡之下。元美謂安仁氣力勝士衡，誤矣。鍾嶸云：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太康諸子其體有不同者，當是氣有強弱，才有大小耳。未必各有師承也。宋景濂謂安仁、茂先、景陽、學仲宣、太沖、季鷹、法公幹，此論出於鍾嶸，不免以形似求之。

張茂先名華五言得風人之致，題曰雜詩。情詩、體固應爾，或疑其調弱，非也。觀其答何劭二作，其調自別矣。但格意終少變化，故昭明不多錄耳。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也。語雖或過，亦自有見。

茂先五言似對非對，中亦漸入俳偶。至如居歡惜夜促，在感怨宵長，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則傷於拙矣。

正叔名尼五言體漸俳偶，語漸雕刻。方之張公，茂先情麗

正叔語工，茂先如朱火清，無光蘭膏坐自凝。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等句，其情甚麗。正叔如逸驥騰夷



路。潛龍躍洪波。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夔屈固  
小往。龍翔乃大來。青松蔭脩嶺。綠縈被廣隰。等句。  
其語實工。

陸士龍名雲四言最多。說見士衡論中五言僅得數篇。亦與士衡相

類。時稱二陸。

張孟陽名載五言篇什不多。體雖未入俳偶。語雖未見雕刻

然。氣格不及太沖。詞彩遠慚厥弟。太康諸子載獨居下。

張孟陽五言四句。如氣力漸衰。損一篇。較之于建。則氣格

遂降。下流至靈運延年五言四句

傅玄樂府諸篇。麤率甚於韋昭。至如惟漢行。秦女休行等。

語極鄙陋。較之漢人。正猶玳瑁混玉耳。李于鱗詩刪錄。惟漢行。豈以鄙陋為古樸耶。

劉越石名琨五言篇什不多。其贈盧諶。及扶風歌。語甚渾樸。

氣頗道邁。元裕之詩。謂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是也。至如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

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等句。則又工美矣。詩紀所載胡姬年十五一篇。乃齊梁人詩也。

郭景純名璞五言遊仙詩。出於漢人仙人騎白鹿。邪徑過空

廬。今日樂上樂。及曹子建遠遊臨四海。九州不足步。仙人攬六箸。等篇。鐘嶸云。文體相輝。彪炳可翫。但辭多慷



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壤詠懷。非列仙之趣也。愚按景純遊仙中雖維坎壤之語。至如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鮮裳逐電曜。雲蓋隨風迴。等句。則亦稱工矣。然陳繹曾乃謂三謝皆出於此。杜李精奇處皆取此。則又不可知。

鍾嶸云。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云云。此論甚

詳。予考永嘉以後。傳者絕少。故不能備述。但劉越石前與潘陸同時。今謂永嘉而後。景純變創。越石贊成。則失考矣。

晉無名氏樂府七言白紵舞歌。用韻祖於燕歌。而體多浮

蕩。語多華靡。然聲調猶純。此七言之再變也。下流至鮑明遠行路

難如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為袍餘

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麗服在御會。嘉賓醪醴盈樽美

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樂胡可陳。第二章全篇等章

皆浮蕩華靡者也。胡元瑞云。歌行可法者。漢四愁魏燕

歌。晉白紵。又云。白紵辭。前首自質如輕雲下。當另為一



篇。愚按後首自羲和馳景下。亦當另為一篇。後觀馮元成集。實作五篇。

西晉僅六十年。而作者甚多。東晉百餘年。而作者絕少。王元美云。渡江以後。作者無幾。非惟戎馬為阻。當由清談間之。此一則總論。兩晉之詩。

詩源辨體卷之六 晉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陶靖節 初名淵明。後改名潛。字元亮。謚靖節。 四言章法雖本風雅。而語自已

出。初不欲範古求工耳。然他人規規摹倣。而性情反窒。靖節無一語盜襲。而性情溢出矣。

靖節四言有勸農詩。頗佳。但氣節既過。和澤難久。以下當脫一兩章。然韻實相合者。疑後人改韻湊合。或韻自偶合耳。又第三章令音二字。疑亦有誤。

五言自漢魏至六朝。皆自一源流出。而其體漸降。惟陶靖節不宗古體。不習新語。而真率自然。則自為一源也。然



巴兆唐體矣

下流至元次山。韋應物。柳子厚。白樂天。五言古。

康樂詩。上承漢魏太康。其脉似正。而文體破碎。殆非可法。

靖節詩。真率自然。自為一源。雖若小偏。而文體完純。實

有可取。康樂譬吾儒之有荀楊。靖節猶孔門視伯夷也。

鍾嶸謂淵明詩。

前人以淵明為字。故直稱淵明。

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

風力。葉少蘊嘗辯之矣。愚按太沖詩渾樸。與靖節畧相

類。又太沖常用魚虞二韻。

魚虞古為一韻。

靖節亦常用之。其聲

氣又相類。應璩有百一詩。亦用此韻。中有云。前者隳官

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又三叟詩。簡

樸無文。中具問答。亦與靖節口語相近。嶸蓋得之於驪

黃間耳。要知靖節為詩。但欲寫胸中之妙。何嘗依倣前

人哉。山谷謂淵明為詩。直寄焉耳。斯得之矣。

靖節詩。初讀之。覺甚平易。及其下筆。不得一語彷彿。乃是

其才高趣遠使然。初非琢磨所至也。王元美云。淵明託

旨沖淡。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跡耳。

此唐人淘洗造詣之功。非所以論漢魏晉人。尤非所以

論靖節也。朱子云。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斯得之矣。

或問以蘭亭諸詩較靖節。靖節自是當家。然靖節未可謂

無意為詩。曰。渡江後。以清談勝。而詩實非所長。故蘭亭

諸詩僅爾。若靖節。則所好實在詩文。而其意但欲寫胸



中之妙耳。不欲倣顏謝刻意求工也。故謂靖節造語極工。琢之使無痕跡。既非謂靖節全無意於爲詩。亦非也。靖節詩句法天成而語意透徹。有似孟子一書。謂孟子全無意於爲文。不可謂孟子爲文。琢之使無痕跡。又豈足以知聖賢哉。以此論靖節。尤易曉也。

葉少蘊云。詩本觸物寓興。吟詠性情。但能翰寫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人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淵明告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卧。遇

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此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孟夏草木長云云。直是傾倒所有。借書於手。初不自知語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愚按少蘊此論。於靖節最得其實。靖節平生爲詩。皆是傾倒所有。學者於此有得。斯知所以學靖節矣。

晉宋間詩。以俳偶雕刻爲工。靖節則真率自然。傾倒所有。當時人初不知尚也。顏延之作靖節詩云。學非稱師。文取指旨通達。延之意。或少之。不知正是靖節妙境。

靖節詩。真率自然。傾倒所有。晉宋以還。初不知尚。雖靖節亦不過寫其所欲言。亦非有意勝人耳。至唐王摩詰。元



次山韋應物。柳子厚。白樂天。宋蘇子瞻諸公。並宗尚之。後人始多得其旨趣矣。

靖節詩。直寫已懷。自然成文中。惟飢來驅我去。相知何必舊。天道幽且遠。二三篇語。近質野耳。陳后山云。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豈以顏謝雕刻為文。靖節自然。反為不文耶。此見遠出蘇黃諸子下矣。

靖節詩。皆是寫其所欲言。故集中並無重複之語。觀田宗諸詩可見。今或以庸言套語為自然。則易於重複矣。非所以學靖節也。

靖節詩。不為冗語。惟意盡便了。故集中長篇甚少。此筆柳所不及也。

靖節詩。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寫已懷。不事雕飾。故其語圓而氣足。有一等見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徹。故其語簡而意盡。昭明不能多錄。惜哉。

靖節詩有三種。如少無適俗韻。昔欲居南村。春秋多佳日。先師有遺訓。衰榮無定在。道喪向千載。故人賞我趣。孟夏草木長。藹藹堂前林。麤糲實五月中。窮居寡人用。運生會歸盡。等篇。皆快心得而有奇趣。乃次山白蘇之所自出也。如寢迹衡門下。草廬寄窮巷。靡靡秋已夕。山澤久見招。結廬在人境。秋菊有佳色。萬族各有託。淒厲歲



云暮等篇。皆蕭散冲淡而有遠韻。乃韋柳之所自出也。如行行循歸路。自古歎行役。遊好非久長。愚生三季後。弱齡寄事外。閒居三十載。等篇。則聲韻渾成。氣格兼勝。實與子美無異矣。

或問漢魏與靖節詩。皆本乎情之真。而體有不同。何也。曰。漢魏近古。興寄深。故其體委婉。靖節去古漸遠。直是直寫。已懷固當。以氣為主耳。捫蝨清話云。文章以氣為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昨讀淵明詩。頗似枯淡而有味。已上六句皆捫蝨語

或問予。子嘗言元和諸公以議論為詩。故為大變。若靖節

大鈞無私力。顏生稱為仁。等篇。亦頗涉議論。與元和諸公寧有異耶。曰。靖節詩。乃是見理之言。蓋出於自然。而非以智力得之。非若元和諸公。騁聰明。構奇巧。而皆以文為詩也。

作詩出於智力者。亦可以智力求。出於自然者。無跡可求也。故今人學靈運者。多相類。學靖節者。百無一焉。

靖節與靈運詩。本不當並稱。東坡云。陶謝之超然。但謂其意趣超遠耳。子美詩云。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豈以靖節亦為性僻耽佳句者乎。



靖節擬古九首。畧借引喻。而實寫已懷。絕無摹擬之跡。非其識見超越。才力有餘。不克至此。後人學陶者。於其平直處。僅得一二。至此百不得一矣。嘗疑擬古。或諸家所為。但晉宋無此等人。先儒謂靖節退歸後所作。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等目名其題云。愚按此論靖節甚當。不然。則靖節亦有意與作者爭衡耳。且如士衡諸公擬古。皆各有所擬。靖節擬古。何嘗有所擬哉。斯可見矣。

靖節詩。惟擬古。及述酒一篇。中有悼國傷時之語。其他不過寫其常情耳。未嘗沾沾以忠悃自居也。趙凡夫云。凡論詩。不得兼道義。兼則詩道終不發矣。如談屈宋陶杜。

動引忠誠悃款以實之。遂令塵腐宿氣。孛然而起。且詩句何足以槩諸公。即稍露心腹。不過偶然。政不在此時。

誦其德業也。

已上十句皆凡夫語

靖節詩。語皆自然。初未可以句摘。即如東坡所稱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句。亦不過愛其意趣超遠耳。非若靈運諸公用意琢磨。可稱佳句也。

靖節歲暮詩云。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三良詩云。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此正晉宋間語。靖節耳目所濡。故



不覺出諸口耳。非有意為之也。又世短意常多。斯人樂  
久生。二句。亦非本相。

靖節詩。有王撫軍座送客一首。句法工鍊。與靖節不類。疑  
晉宋諸家所為。又五月旦作。意雖類陶。而語不類。飲酒  
末篇語意俱類。至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又疑附會。  
蓋葛巾漉酒。乃一時乘興所為。非有意也。

晉人貴玄虛。尚黃老。故其言皆放誕無實。陶靖節見趣。雖  
亦老子。而其詩無玄虛放誕之語。中如縱浪大化中。不  
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中觴縱遙情。忘  
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寒暑有代謝。人

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所以貴我身。豈  
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客養千金軀。臨  
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孰若當世士。冰  
炭滿懷抱。百年歸丘隴。用此空名道。壑舟無須臾。引  
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家為逆旅舍。我  
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等句。皆達人超  
世見理安分之言。非玄虛放誕者比也。

晉人作達。未必能達。靖節悲歡憂喜。出於自然。所以為達。  
蔡寬夫云。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  
為酸楚。卒以憤死。未為達理。白樂天似能脫屣軒冕者。



然榮辱得失之際錙銖較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  
 着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  
 然觀其詠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  
 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  
 謂超世遺物者

已上二十二句皆寬夫語

晉宋間謝靈運輩縱情丘壑動逾旬朔人相尚以為高乃  
 其心則未嘗無累者靈運嘗求入遠公社遠公察其心雜拒之惟陶靖節超  
 然物表遇境成趣不必泉石是娛煙霞是託耳其詩如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  
 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  
 糝實五月中清風起南颺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  
 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等句皆遇境成趣趣境兩忘豈嘗有所擇哉本傳謂其  
 任真自得信然

靖節詩平淡自然本非有所造詣但後之學者天分不足  
 風氣亦漓欲學平淡必從崢嶸豪蕩得之乃不至於卑



弱耳。東坡與姪書云。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故東坡為詩。嘗學退之。晚年寓惠州。和靖節。始有相類者。今人才力綿弱。不能自礪。輒自託於靖節。此非欺人。適自欺也。

靖節詩。甚不易學。不失之淺易。則傷於過巧。予少時初學。靖節。終歲得百餘篇。率淺易。無足采錄。今間一為之。又不免類白蘇矣。白蘇學陶而失之巧因遂絕筆。不復為也。

詩源辨體卷之七 宋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鍾嶸云。謝客

名靈運。小名客。見襲封康樂公。

為元嘉之雄。顏延年

名延之。為

輔。愚按太康五言再流而為元嘉。然大康體雖漸入俳

偶。語雖漸入雕刻。其古體猶有存者。至謝靈運諸公。則

風氣益漓。其習盡移。故其體盡俳偶。語盡雕刻。而古體

遂亡矣。此五言之三變也。

下流至謝玄暉。沈休文五言。

劉勰云。宋初

文詠。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造新。此近世之所競。是也。南史載靈運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其畔古趨變類如



予嘗謂漢魏五言如大篆。元嘉顏謝五言如隸書。米元章云。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猶予謂詩至元嘉而古體盡亡也。此理勢之自然。無足為怪。

或問人言謝勝陸。何也。曰。從漢魏而言。是陸勝謝。從六朝而言。是謝勝陸。李獻吉云。康樂詩是六朝之冠。然其始本於陸平原。士衡此最得其實。今人不知。以為靈運自立門戶耳。

五言自士衡至靈運。體盡俳偶。語盡雕刻。不能盡舉。然士衡語雖雕刻。而佳句尚少。至靈運始多佳句矣。靈運如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

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

陰。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憩石挹飛泉。攀林蹇

落英。秋岸澄夕陰。火晏團朝露。遠巖映蘭薄。白日

麗江皋。等句。皆佳句也。然語雖秀美。而未盡鎔液。至

如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

月。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巖下雲方合。花上露

猶泫。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候禽。雲日相輝映。空水

共澄鮮。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林壑斂暝色。雲

霞收夕霏。等句。始為鎔液矣。即鮑明遠所謂如初發



芙蓉自然可愛。王元美謂琢磨之極。妙亦自然者也。  
五言至靈運。雕刻極矣。遂生轉想。反乎自然。如水宿淹晨  
暮等句。皆轉想所得也。觀其以池塘生春草為佳句。則  
可知矣。然自然者十之一。而雕刻者十之九。滄浪謂靈  
運透徹之悟。則予未敢信也。

或問古人佳句有妙合自然者。如何見得為難。曰。古人佳  
句。五言為多。大抵五字摹寫。而景色宛然在目。所以為  
難。若以意為詩。則非所以論古人也。

靈運佳句。既妙合自然。至如杳杳日西頽。通篇圓暢。亦近  
自然矣。今人篤好靈運。於其俳偶雕刻處。字字摹倣。不

遺餘力。至其妙合自然者。則未有一語也。安知所謂初  
發芙蓉哉。

漢魏詩興寄深遠。淵明詩真率自然。至於山林丘壑。煙雲  
泉石之趣。實自靈運發之。而玄暉殆為繼響。靈運如水  
宿淹晨暮等句。於煙雲泉石描寫殆盡。黃勉之謂如川  
月嶺雲。玩之有餘。即之不得。馮元成謂語不能述。畫不  
能圖。是也。太白傾心二謝。正在於此。然太白語或相近  
而體不相沿。至其自得之妙。則一氣渾成。了無痕跡矣。  
薛考功云。曰清曰遠。乃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白雲抱  
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遠也。



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左太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

華。謝叔源詩清與遠兼之矣。胡元瑞云薛論雖是大乘中旁

出佛法。亦自錚錚動人。第此中得趣。頭白祇在六朝窠

臼中。無復向上生活。若大本先立。旁及諸家。登山臨水

時作此調。故不啻嘯聞數百步也。愚按元瑞此論。超越

諸子。所云大本先立。則漢魏是也。

五言自士衡至靈運。其語益工。故其拙處益多。此理勢之

自然。無足為怪。靈運詩如盛往速露墜。衰來疾風飛。

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

圖牒復摩滅。碑板誰聞傳。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

卿。眷西謂初月。顧東疑落日。歡願既無並。感慮庶

有協。極目眺左闕。迴顧眺右狹。等句皆拙語也。以工

者相比。則拙者自見矣。或以為不然。是虛慕古人而不

得其實者也。

漢魏人詩。語有質野。此太樸未散。如陸士衡謝靈運等拙

句。實俳偶雕刻使然。或反以陸謝諸語為工美者。既甚

失之。或以為古質者。則愈謬也。後之人多貴耳賤目。故

反覆言之。

陸士衡謝靈運等拙句。本非可法。然後之擬陸謝者。篇中

苟得一二語相類。亦足解頤譬之。籛條戚施。雖為醜疾



使優人爲之。果得其形似。觀者亦自快意。蓋擬古與學古不同也。詳漢魏擬古第一則

語有似是而實非者。最易惑人。如何仲默云。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其論詩有三病。而元美又稱述之。可謂惑矣。淵明詩真率自然。而氣韻渾成。而謂詩溺於陶。一病也。五言自太康變至元嘉。乃理之必至。勢之必然。而謂謝有意振之。二病也。靈運之名實被一時。淵明之詩。後世始知宗尚。當時謝豈有意於振之耶。三病也。若云古詩之法亡於謝。庶不爲謬。而黃勉之又深詆之。豈

以古詩之法尚猶有在耶。

予之論靈運詩。乃大公至正而無所偏。以漢魏晉人詩等

第之。其高下自見。胡元瑞謂五言盛於漢。暢於魏。衰於

晉宋。亡於齊梁是也。古體亡於宋古聲亡於梁 國朝人篤好靈運

於其詩。便爲極至。凡稍有相詆。卽爲矛盾。故予之論靈

運詩爲破第一關。學者過此無疑。其他則易從矣。論初唐七

言古爲破第二關論盛唐律詩爲破第三關

顏延年詩體盡俳偶語盡雕刻。然他篇尚覺明爽。惟四言

如應詔譙曲水。皇太子釋奠宋郊祀歌。五言如應詔觀

北湖田收。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拜陵廟。諸作艱澀深



言波弄骨 卷之一  
晦殆不可讀其意欲法雅頌實則雅頌之厲耳南史載延年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湯惠休亦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鑲金豈當時以艱澀深晦者為鋪錦鑲金耶然延年較靈運其妙合自然者雖不可得而拙處亦少觀其集當知之

延年五言如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亦佳句也至如飛奔互流綴緹殼代迴環疲弱謝凌遠取累非纏牽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未殊帝世遠已同淪

化萌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等句皆艱澀深晦者也

延年詩本雕刻求新然四言如皇太子釋奠云國尚師位家崇儒門元美謂老生板對五言如侍遊曲阿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應詔觀北湖田收云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拜陵廟云周德共明祀漢道遵光靈意既淺近體又一律何太窘迫耶元美謂其才不勝學得之漢魏人詩但引事而不用事如十九首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曹子建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王仲宣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等句皆



引事也。至顏謝諸子。則語既雕刻。而用事實繁。故多有難明耳。秦漢與六朝人文章亦然。鍾嶸云。吟詠性情。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尤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莊詩不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云。上

十七句皆  
鍾嶸語

靈運延年五言四句。又為一變。靈運如弄波不輟手。延年如風觀。要春景。二篇體既俳偶。語復雕刻。然聲韻猶古。  
上源於張孟陽五言四句  
下流至鮑明遠五言四句

六朝人詩。刻本多相混入。然其體自可辨。如詩紀載謝靈運一瞬。即七里。顏延年薄遊。忝霜署。二篇皆齊梁以後詩也。又鳴蟬篇。乃北齊顏之推作。詩紀錄半篇。屬延年。誤矣。

謝宣遠。名瞻謝惠連五言篇什不多。而俳偶雕刻。其語實工。

與靈運絕相類。南史載瞻嘗作喜霽詩。即答靈運詩靈運寫

之混詠之。謝叔源王弘在座。以為三絕。又宋公遊戲馬臺。

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於時。愚按喜霽詩。尤近自然。

語錄。乃謂宣遠有詩不工。非也。

宣遠五言。如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巢幕無留燕。遵



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惠連如亭亭。映江月。颺颺出谷廳。斐斐氣幕岫。泫泫露盈條。夕陰結空幕。宵月皓中閨。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等句。其語實工。但未盡鎔液耳。至如宣遠頽陽照通津。夕陰暖平陸。其氣魄甚勝。若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頽魄不再圓。傾義無兩旦。則傷於拙矣。要不可以此定優劣也。

謝靈運(經緯綿密)鮑明遠(名照文)步驟軼蕩(選作昭)明遠五言如

數詩。結客薊門。東武等篇。在靈運之上。然靈運體盡俳

偶。而明遠復漸入律體(凡不當對而對者為漸入律體)但靈運體雖俳

偶。而經緯綿密。遂自成體。明遠本步驟軼蕩。而復入此

窘步。故反傷其體耳。以全集觀。當自見矣。滄浪謂顏不

如鮑。鮑不如謝。正以此也。

明遠樂府五言。步驟軼蕩。正合歌行之體。然其才自軼蕩

耳。故其詩亦如之。

明遠五言。如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迅風首且發。平路

塞飛塵。樂府五言。如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

縱橫至。車騎四方來。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

杯酒間。白刃起相讐。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



按劍怒。使者遙相望。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飛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等句。最為軼蕩。其氣象已近李杜。元瑞謂明遠開李杜之先。鞭是也。較之顏謝如釋險阻。而就康莊矣。

明遠五言。既漸入律體。中復有成律句。而綺靡者。如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揚芬紫煙上。垂綵綠雲中。等句。則皆律句。而綺靡者也。然此實不多見。故必至末明。乃為四變耳。

南史載文帝他書作世祖以照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

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才盡。實不然也。明遠詩。如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虛容遺劍佩。實貌戢衣巾。嫵綿好眉目。閑麗美腰身。舟遷莊甚笑。水流孔急難。匹命無單年。偶影有雙夕。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等句。皆鄙言累句也。要亦是俳偶雕刻使然。非必皆有意為之也。

明遠五言四句聲漸入律語多華藻然格韻猶勝上源於年五言四句下流至何遜五言四句

明遠樂府七言有白紵詞雜言有行路難白紵詞本於晉而詞益靡行路難體多變新語多華藻而調始不純此



七言之三變也。下流至吳均七言行路難如奉君金卮之美酒

瑇瑁玉匣之雕琴。七絲芙蓉之羽帳。九華蒲桃之錦衾。

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願君裁悲且減思。

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栢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歌吹音。

首章全篇洛陽名工鑄為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

手仙。承君清夜之歡娛。列置幃裡明燭前。外發龍鱗之

丹彩。內含麝芬之紫烟。如今君心一朝異。對此長歎終

百年。二章全篇等章。則體皆變新語皆華藻者也。馮元成云

行路難縱橫宕逸長短恣意逐兆李杜諸公軌轍得之

至如隨酒逐樂任意去。獨魄徘徊遶墳基。蓬首亂

髮不設簪。徒飛輕埃遶空帷。等句。非古非律聲調

全乖。歌行中斷不可用之。

胡元瑞云。行路難欲汰去浮靡。返於渾樸。而時代所壓。不

能頓超。非也。行路難體多變新語多華藻。而調始不純。

自是家人一變。若晉白紵舞歌。反為浮靡者。歌名白紵。

自應浮靡。本不得與行路相較。以鮑白紵詞觀之。自可

見矣。

明遠七言四句有夜聽妓一篇語皆綺豔而聲調全乖然

實七言絕之始也。下流至劉孝威七言四句元瑞謂七言絕起斷自

梁朝。則失考矣。



詩源辨體卷之八  
何承天。饒歌十五曲。其五言聲調。畧與士衡相類。較傳玄  
為勝。雜言將進酒等。較之於玄。則更鄙陋矣。

詩源辨體卷之八 齊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江淹

字文通

與謝朓沈約同時。而其詩多宋齊間作。淹五言

調婉而詞麗。然不能如沈謝之工。以全集觀。當自見矣。

淹嘗云。人生當適性為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

哉。故其詩僅爾。中如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昔我

別楚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坂。春色縹春泉。愁生

白露日。思起秋風年。松氣鑑青霞。霞光鑠丹英。絳

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電至烟流綺。水綠桂含丹。

涼靄漂虛座。清香盪空琴。等句。皆調婉而詞麗者也。



又樂府有西洲曲。乃晚唐人詩。非淹筆也。

文通五言。善用騷語。如平原忽超遠。參差見南湘。憂然

生碧草。沅湘含翠烟。擘洲之宿莽。命為瑤桂因。竊

悲杜蘅暮。擘涕弔空山。南方天炎火。魂今可歸來。

汀皋日慘色。桂闌猿方啼。常畏佳人晚。秋蘭傷紫莖。

杜蘅念無沫。石蘭終不睽。暮心亦誰寄。江皋桂有

藜。紫荷漸曲池。皋蘭覆徑路。等句。皆騷語也。但全

篇佳者實少。故昭明不多錄耳。

玄暉休文五言。雖自漢魏遠降。而一源流出。實為正變文。

通五言。擬古三十首。多近古人。擬古不錄。而他作每每

說見凡例

任情。與玄暉休文大異。實為自立門戶。晚年才盡。故不

免支離耳。與總論學者以識為主。其工夫才質。不可偏廢。一則參看。乃知歷代常法。

斷不可輕廢也。

南史載永明中。王融。字元長謝朓。史作朓。字文暉。沈約。字休文。始用四

聲以為新變。愚按元嘉五言再流而為永明。然元嘉體

雖盡入俳偶。語雖盡入雕刻。其聲韻猶古。至玄暉休文

則風氣始衰。其習漸卑。故其聲漸入律語。漸綺靡而古

聲漸亡矣。此五言之四變也。下流至梁簡文。庚肩吾五言。然析而論

之。玄暉為工。休文才有不逮。丘遲任昉。雖終仕於梁。而

其詩亦永明體。但篇什甚少。不足序列。



玄暉五言如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天際識歸舟。雲

中辨江樹。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春草秋更綠。

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麗鳩

鵲。玉繩低建章。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餘霞散

成綺。澄江靜如練。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朔風

吹飛雨。蕭條江上來。休文如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

枝。青苔已結洧。碧水復盈淇。秋風吹廣陌。蕭瑟入

南闌。等句皆佳句也。但較之靈運。則氣格遂降耳。至

如玄暉風盪飄。鶯亂雲行芳柳低。香風蕊上發。好鳥

葉間鳴。葉低知露密。崖斷識雲重。詠慢云。每聚金

鑪氣。時駐玉琴聲。詠燭云。徘徊雲髻影。的皪綺疏金

休文如寶瑟。玫瑰柱。金羈玳瑁鞍。日華照趙瑟。風

色動燕姬。聯簪映秋月。開鏡比春粧。月輝橫射枕

燈光半隱牀。詠風云。人鏡先飄粉。翻衫好弄香。等

句皆入律而綺靡者也。

玄暉休文五言平韻者。上句第五字多用仄。卽休文八病

中所忌上尾之說也。此變律之漸。

王元美云。玄暉特不如靈運者。匪直才力小弱。靈運語俳

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愚按滄浪嘗謂謝眺之詩已

有全篇似唐人者。此卽所謂調俳而氣今也。



詩源辨體 卷之八  
或問靈運詩多拙句。而玄暉反無。何也。曰。靈運詩極雕刻。故拙句自多。至玄暉。則琢磨日深。故拙句自少。其所以不及靈運者。則元美所云也。

玄暉五言四句格韻較明遠稍降。然未可謂變也。

休文全集較玄暉聲氣爲優。然殊不工。至入錄者。則聲韻益靡矣。

休文論詩有八病之說。此變律之漸。然觀其詩亦不盡如其說。何耶。

休文樂府雜言短篇有江南弄四首。聲調極靡。蓋晉宋白紵之流也。

王元長五言較玄暉休文聲韻益卑。大半入梁陳矣。故昭明獨無取焉。鍾嶸云。宮商之辯。四聲之論。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是也。至如殘日霽沙嶼。清風動甘泉。霜氣下盟津。秋風度函谷。求之永明。殆不多得。玄暉元長樂府五言與詩畧無少異。故不復分次。惟休文長篇聲氣稍雄。然正非樂府語耳。



詩源辨體卷之九 梁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梁武帝

諱衍字叔達

樂府五言情雖麗而未甚靡。齊梁間樂府。

惟武帝稍為有致。他如金風徂清夜。明月懸洞房。乃齊

梁佳句。樂府七言。河中之水歌。語雖妖豔。而調猶渾成。

東飛伯勞歌。則詞益豔。而聲益漓矣。雜言江南弄七首。

聲調與休文相類。然多生字奇字。故未可錄。七言雜言皆樂府也

范雲

字彥龍

五言在齊梁間。聲氣獨雄。永明以後。梁武取調。

范雲取氣。雲前數篇。亦永明體。

何遜

字仲言

與劉孝綽

本名冉字孝綽

齊名。時號何劉二公。五言聲



多入律語漸綺靡何長篇平韻者殊不工。仄韻者上聯第五字或用平。下聯第五字必用仄。上聯第五字或用仄。下聯第五字必用平。卽休文八病中所忌鶴膝之說也。劉長篇有轉韻體最工。下流至薛道衡初唐諸子遂爲青蓮長物。

何遜五言四句聲盡入律語多流麗而格韻始卑。上源於鮑明遠

五言四句下流至梁簡文庾肩吾五言四句

劉孝威五言語漸綺靡聲愈入律名在孝綽之下。而詩入錄者亦少。然語在梁陳間最工。

孝威七言四句有詠曲水中燭影一篇較明遠語更綺豔

而聲調仍乖。下流至梁簡文七言四句

吳均字叔庠五言聲漸入律語漸綺靡在梁陳間稍稱迺邁

傳謂其有古氣非也。五言四句與鮑明遠相類較諸家爲勝。

吳均樂府七言及雜言有行路難本於鮑明遠而調多不

純語漸綺靡矣。此七言之四變也。下流至梁簡文以下七言如洞庭

水上一株桐經霜觸浪因嚴風昔時抽心曜白日今日

卧死黃沙中。洛陽名工見咨嗟。一剪一刻作琵琶。白壁

規心學明月。珊瑚映面作風花。帝王見賞不見忘。提攜

把握登建章。掩抑摧藏張女彈。殷勤促柱楚明光。年年



月月對君王。遙遙夜夜宿未央。未央綵女棄鳴篴。爭先拂拭生光儀。茱萸錦衣玉作匣。安念昔日枯樹枝。不學衡山南嶺桂。至今千載猶未知。首章全篇等章調多不純語。漸綺靡者也。

王筠 字元禮 五言語漸綺靡聲愈入律。去吳均為遠。以全集

觀。自見。

柳惲 字文暢 五言聲多入律語多綺靡去吳均亦遠。至如汀

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

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數語永明以後。矯矯獨勝。

杜確云。簡文帝 諱綱字世讚 及庾肩吾 字慎之 之屬。始為輕

浮綺靡之詞。名之曰宮體。愚按永明五言再流而為梁

簡文及庾肩吾諸子。然永明聲雖漸入於律語。雖漸入

綺靡。其古聲猶有存者。至梁簡文及庾肩吾之屬。則風

氣益衰。其習愈卑。故其聲盡入律。句雖入律而體猶未成語盡綺

靡。而古聲盡亡矣。此五言之五變也。轉進至初唐王楊盧駱五言然

析而論之。肩吾為工。而簡文語更入妖豔。

庾肩吾五言如金門纔出柳。桐井半含泉。一鑪香雜山氣

殿影入池漣。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桃花舒玉

澗。柳葉暗金溝。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荷低芝

蓋出浪涌。燕舟輕閣影。臨飛蓋。鷺鳴入洞簫。看粧



畏水動斂袖避風吹。等句聲盡入律語盡綺靡簡文  
如桃含可憐色柳發斷腸青落花隨燕入游絲帶蝶驚  
輕花髻畔墜微汗粉中光。客態隨流臉嬌歌逐輦  
聲朱顏半已醉微笑隱香屏。蝶颺縈空舞燕作同心  
飛。詠內人晝眠云夢笑開嬌靨眠髮壓落花簾紋生  
玉腕香汗浸紅紗。雙燕離云銜花落北戶逐蝶上南  
枝桂棟本曾宿虹梁早自窺。等句則更入妖豔矣又  
結語屬對者氣多不盡。

梁簡文庾肩吾五言四句聲盡入律語盡綺靡而格韻愈

單上源於何遜五言四句轉進至王楊盧駱五言四句

梁簡文以下樂府七言調多不純語多綺豔此七言之五

變也上源於吳均七言轉進至王盧駱三子七言

梁簡文七言八句有烏夜啼乃七言律之始下流至庾信七言八句

第七句羞言獨眠枕下淚淚字諸本皆作流其聲難協其義難通一作淚為是七言四句有上留田春別夜望

單飛鴈語仍綺豔而聲調亦乖上源於劉孝威七言四句下流至庾言七言四句

五言至梁簡文而古聲盡亡然五七言律絕之體於此而

備此古律興衰之幾也。

陰鏗字子堅與何遜齊名亦號陰何鏗五言聲盡入律語盡



綺靡聲調既卑於遜而累語復多以全集觀自見  
 沈君攸五言甚少不足采錄樂府七言三首其二一韻成  
 篇體盡俳偶語盡綺靡聲多入律而調又不純矣

詩源辨體卷之十 陳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北史載庾信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

為左衛率摛子陵 字少穆 及信 字子山 並為抄撰學士父子

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豔故世號為

徐庾體愚按五言自梁簡文庾肩吾以至陵信諸子聲

盡入律語盡綺靡其體皆相類而陵信最盛稱然析而

論之信實為工而陵才有不逮後陵仕陳信事北周

徐陵五言如榜人事金槩釣女飾銀鈎細萍時帶櫂低荷

乍入舟 落花承步履流澗寫行衣 梅花落云燕拾



還蓮井風吹上鏡臺。詠舞云低鬟向綺席舉袖拂花  
黃燭送牕邊影衫傳篋裡香。庾信如楊柳成歌曲蒲  
桃學繡文。樹宿舍櫻鳥花留釀蜜蜂。龍來隨畫壁。  
鳳起逐吹簧。花梁反披葉蓮井倒垂房。圓珠墜晚  
菊。細火落空槐。密菱障浴鳥高荷沒釣船。碎珠縈斷  
菊。殘絲繞折蓮。詠王昭君云鏡失菱花影釵除却月  
梁。等句皆入律而綺靡者也。

徐庾五言語雖綺靡然亦間有雅正者徐如出自薊北門  
行及關山月庾如別周尚書皆有似初唐。

徐庾樂府七言調多不純徐語盡綺豔而庾則已近初唐  
矣。

庾信五言句法音調多似其父而才力勝之陳隋諸子皆  
所不及杜子美亦屢稱焉但以之比太白則非其倫矣

庾七言八句有烏夜啼於律漸近上源於梁簡文七言八句下流至隋煬帝七言

八句七言四句有代人傷往夜望單飛鴈語仍綺豔而聲

調亦乖上源於梁簡文七言四句下流至江總七言四句

王褒字子淵五言聲盡入律而綺靡者少至如飲馬從

軍關山遊俠渡河諸作皆有似初唐以全集觀不能如  
庚之工也樂府七言亦近初唐。

張正見字見五言聲盡入律而綺靡者少雨雪曲從軍行。



亦近初唐樂府七言雜言調雖和諧而語盡綺靡正梁陳體也。

陳後主諱叔寶字元秀五言聲盡入律語盡綺靡樂府七言與梁

簡文相類視梁陳諸子才力更弱。

江總字總持五言聲盡入律語多綺靡樂府七言調多不純

語更綺豔後主狎客十人而詩則總為勝。

江總七言四句有怨詩二篇調雖合律而語仍綺豔下至

隋煬帝亦然上源於庾信七言四句轉進至王盧駱三子七言四句

七言自梁簡文而下語多綺豔簡文如誰家總角岐路陰

裁紅點翠愁人心天牕綺井暖徘徊珠簾玉匣明鏡臺

網戶珠綴曲璫鈎芳裊翠被香氣流沈君攸如絲

繩玉壺傳綺席秦箏趙瑟響高堂魚文熠燿含餘日

鶴蓋低昂映落霞隔樹銀鞍喧寶馬分衢玉軸動香車

徐陵如宮中本造鴛鴦殿為誰新起鳳凰樓舞衫

迴袖勝春風歌扇當牕似秋月庾信如盤龍明鏡餉

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桃花顏色好如馬榆莢新開

巧似錢王褒如初春麗日鶯欲嬌桃花流水沒河橋

張正見如含啼拂鏡不成粧促柱繁絃還亂曲流

螢映月明空帳踈葉從風入斷機陳後主如誰家住

麗過淇上翠釵綺袖波中漾雕軒繡戶花恒發珠簾玉



砌移明月。江總如房櫳。宛轉垂翠幙。佳麗逶迤隱珠箔。合歡錦帶鴛鴦鳥。同心綺袖連理枝。玉軼輕輪五香散。金燈夜火百花開。步步香飛金薄履。盈盈扇掩珊瑚唇。銀牀金屋挂流蘇。寶鏡玉釵橫珊瑚。等句。皆爲綺豔者也。至如沈君攸歌響出扇繞塵梁。津吏猶醉強持船。江總妾門逢春自可榮。君面未秋何意冷。不惜獨眠前下釣。欲許便作後來薪。等句。則聲調全乖。更不成文矣。



佛經